

連環計

DICK FRANCIS 著・姜恩娜 譯



皇冠叢書第八五三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九十七

連環計
TWICE SHY

原 著：DICK FRANCIS
譯 者：姜 恩 娜

發行人：平 鑫 濤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電話：7213422
出版經理：張 柱 國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政劃撥10426帳戶
 電話：7213422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餘
 趙簡心·雲 菁·林 澄
 余國芳·林靜華·特衍倫
 戴國光·潘新華·林少岩

編輯顧問：陳麗華

策 劃：施 寄 青

主 編：陳 昱 芊

美術設計：吳瑩人·林莉娜

校 對：曾美珠·劉秋娥·鮑秀珍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17948

第一版：中華民國七十一年 七 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連環計

DICK FRANCIS 著・姜恩娜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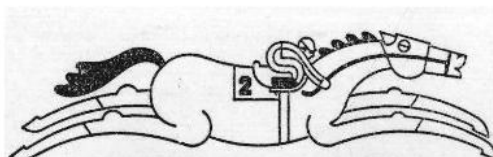
連環計

DICK FRANCIS 著・美恩娜 譯



當代名著精

連環計



TWICE SHY

DICK FRANCIS

姜恩娜譯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主要人物表

喬納山·戴瑞 (Jonathan Derry)

——英國西厄靈中學的物理教師，也是英國參加奧運射擊比賽的代表。

威廉·戴瑞 (William Derry)

——喬納山·戴瑞的幼弟，愛好騎術。

奧羅奇太太 (Mrs. O'Rourke)

——電腦賭馬程式原始發明人萊姆·奧羅奇的遺孀。

彼得·凱士利 (Peter Keithly)

——喬納山·戴瑞之友，電腦公司推銷員。

安基洛·吉爾伯特 (Angelo Gilbert)

——一個熱中於賭馬的歹徒。

哈瑞·吉爾伯特 (Harry Gilbert)

——安基洛之父，性情粗魯，唯利是圖。

泰德·皮茲 (Ted Pitts)

——西厄靈中學的數學教師，研究電腦深有心得。

凱西·庫里斯 (Cassandra Morris)

——威廉·戴瑞的女友。

香蕉王 (Bananas 本名 John James)

——威廉·戴瑞之友。為人熱心，富正義感。

文斯·阿克唐 (Vince Akerton)

——新市天廚食堂的領班。

露絲 (Ruth Quigley)

——泰德·皮茲的學生，是個數理天才。

莎拉 (Sarah)

——喬納山·戴瑞之妻，性情尖刻。

艾耳斯東督察長 (Detective Chief Superintendent Irestone)

——薩伏克警局的警官。

陸克·賀斯登 (Luke Houston)

——以買賣幼駒爲業的大馬商，是威廉·戴瑞的僱主。



第一部喬納山

我不曉得到底怎樣做比較好：是一刀兩斷呢？分居？離婚？還是從新開始一段新生活呢……

我要孩子們在我去拿槍的這段時間裏安安靜靜地待著。

這種方法通常很有效。走到談話室，打開櫥子，再回到教室，需要五分鐘。要三十個十四歲的小流氓乖乖地坐個五分鐘，還不是難事。尤其我又保證過：這一堂物理課將使他們終生難忘。基本物理學的理論對於他們的心智而言，毋寧構成了嚴重的負荷。然而，當他們見到一枝真槍發射出一顆真正的子彈……那就太有趣了。

到了談話室，我被簡金斯耽誤了一陣子。蓄著鬍鬚，一臉不高興的簡金斯告訴我說：傳統的粉筆寫黑板的方式，照樣可以解釋物理學中有關衝力的理論。把真槍帶進教室，根本只是滿足我個人的表現慾。

「你說的沒錯。」我繞過他身邊，很溫和地回答他。

他最恨我這種「不反抗主義」了，只能像平常一樣惡狠狠地盯了我一眼，却也無可奈何。

「對不起，」說著，我便離開了：「學生還在等我呢！」

孩子們並未像我所預期的那樣。因興奮而帶來的輕微騷動，早已變成幾近歇斯底里狀態的吱喳亂

笑了。

『大家聽著，』一腳才踏進教室，我就覺得氣氛不對。我用死板板的口氣對他們說：『如果你們不正經一點，就抄書算了……』

最厲害的一招竟然發生不了作用。他們忍俊不住，一雙雙眼睛從我身上瞟到我手上的那枝槍；又從槍身瞟向黑板所在的位置。門開著，擋住了黑板，我只能看見一張張年輕的臉孔上，充滿了因期盼而帶來的喜悅。

『好吧，』我關上了門：『你們寫在黑板上的……』
我說不下去了。

黑板上乾乾淨淨的，什麼也沒有。

保羅·阿凱迪——班上的鬼靈精，全身筆直地站在黑板前面，一動也不動。他之所以必須維持這種站姿，是怕頭頂上的那個蘋果掉下來。

孩子們爆笑起來，我也沒辦法再板著一張臉了。

『老師，你能用槍把蘋果打下來嗎？』

全班學生亂做了一團，吱吱喳喳個沒完。

『老師，威廉泰爾就可以哪！』

『爲了預防萬一，我們該叫輛救護車吧？老師！』

『老師，用子彈射穿保羅的腦袋瓜要多久的時間？』

『太好笑了，』不管到底好不好笑，我都必須克制住自己的聲音。如果我笑得太厲害，那就控制不了他們，教室裏更不知要亂成什麼樣子了。

『保羅，你真聰明，』我說：『回到座位上去吧！』

保羅覺得自己圓滿地達成了任務，十分得意。他以一種與生俱來的優雅姿勢取下頭頂上的蘋果，不慌不忙地走回自己的座位。崇拜他的同學向他打趣，也有嫉妒他的人，怪聲怪調地奚落他。

「好吧，」我站在保羅剛才站著的地方，說：『等到這一課結束的時候，你們就會知道，當一顆子彈以某種速度通過某種特定距離的時候，需要多久的時間……』

我帶到課堂上的，只不過是構造最簡單的氣槍。但是，除了氣槍以外，我也告訴他們來福槍發射的原理，以及為什麼是兩種不同的槍枝，子彈都能迅速地射出來的原因。他們之中有一些是生平第一次在這麼近的距離之內看到真正的槍，也就是說他們連氣槍都沒看過。我讓他們親手撫摸槍枝平滑的金屬部分；向他們說明子彈製造的過程；以及真正的槍彈和我帶來的丸彈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填裝彈藥的槍機構造如何、來福槍膛裏的溝槽如何以旋轉的力量把子彈送出來。空氣的摩擦力和摩擦生熱的原理，也都在我一連串的講述範圍之中。

他們聽得十分專心，而且發揮了好問的本性。

『老師，告訴我們炸彈是怎麼回事？』

『以後再說。』我回答他們。

『原子彈呢？』

『以後再說。』

『還有氫彈……鈷彈……中子彈？』

『等到以後再說。』

其實，像無線電波為何能經由外太空傳送回來這樣的問題，比較能引起我求知的興趣。但他們從來沒有問過。他們所問的問題，無關於『創造』和『均衡』，却都與『破壞』和『暴力』有關。從每個小男孩的臉上，可以看得出暴力的種籽正在他們內心萌芽的跡象。我也是從他們那個階段走過來的，所以很清楚他們的想法。我在他們那個年齡的時候，一枝零點二二口徑的來福槍不知花掉我多少時間。我反覆不斷地練習，改進我的槍法。到最後，十次總有九次吧，我可以從五十碼以外的距離，射中不過如大拇指頭一般大小的目標。直到現在，我身懷絕技，每發必中，但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把這種神乎其技的槍法施用在任何一種活生生的動物身上。